



西方大师的智慧

人论

An Essay
on Man

(德)恩斯特·卡西尔 著

《人论》探寻人性思想史的奠基之作
本书简要地阐述 符号形式的哲学
《人论》是一本你我不可不读的书。



北京燕山出版社



西方大师的智慧

人论



(德)恩斯特·卡西尔 著

《人论》探寻人性思想史的奠基之作
本书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
《人论》是一本你我不可不读的书。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论/唐译编译.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4

(西方大师的智慧)

ISBN 978 - 7 - 5402 - 2071 - 6

I. 人… II. 唐… III. 文化哲学—研究

IV. 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417 号

主 编: 唐 译

责任编辑: 梁 歌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99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98.00 元 (全 10 册)

序 言

恩斯特·卡西尔 (Enst Cassirer, 1874—1945)，德裔美籍哲学家，文化哲学的创始人。

卡西尔早年接受新康德主义哲学的训练，而后很快成为继科亨、那托普之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曾担任汉堡大学教授、校长，在此期间创立了他的“文化哲学”体系。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卡西尔愤然辞去了汉堡大学校长一职，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于1945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辞世。

卡西尔一生著述很多，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当代西方哲学的各个领域，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著有《自由与形式》、《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语言与神话》、《人论》等。

卡西尔主张哲学主要不是研究认识对象，而是认识的方式，因为客观世界只是“先验原则”和经验现象的结合。他还强调扩大康德批判方法的应用范围，变康德“静态”的理性批判为“动态”的理想批判，以便容纳更丰富、更为广阔的人生经验。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体系，在他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中得到了系统的论述。他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文



化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合”或“象征”活动，在此过程中，人建立起人之为人的“主体性”，并构成一个文化的世界。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都是符号活动的组成和生成，彼此表示人类种种经验，趋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塑造“文化人”。同语言一样，艺术是从人类最原初经验的符号化——神话中分离出来的独立的符号形式，艺术同其他的符号形式一样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其独特性在于艺术是对自然和生活的发现，对自然和生活所作出的新的探讨和解释，美的形式是一种自由主动性的产物。由于每一件艺术品都是一种生命的形式，都有一个直观的结构，意味着一种理性的品格，因而艺术品应该具有“审美的普遍性”。

卡西尔强调艺术是生命形式的符号化表达，读者通过阅读参与艺术家的创造过程，通过对艺术品的直观对其所表达的生命形式进行把握，使人的整个生命都发生运动和颤栗，从而更新自己的生命。审美价值的本质不仅是要激发起某种情感，而是要由所激发的情感洞见这种情感的本质，洞见一种生命形式，再由这种生命形式去统承由艺术所产生的激情，从而达到一种自由自主的境界，最终实现生命的解放。卡西尔的这一理论后来被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苏珊·朗格所发挥，从而形成了20世纪较有影响的一个美学流派——象征符号美学。

《人论》一书是他晚年到美国后，用英文简要地阐述《符号形式的哲学》基本思想的一本书，但其中也增加了不少新的观点。

《人论》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集中回答“人是什么”

这一问题。首章“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在概述了二千多年来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哲学理论之后，提出当代社会虽然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人的自我认识的问题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反倒是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在随后几章中，卡西尔提出了他自己关于人的定义。在他看来，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而只有人才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是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的。造成这种区别的秘密在于：人能发明、运用各种“符号”，所以能创造出他自己的“理想世界”；而动物始终只能对物理世界给予它的各种“信号”做出反射，无法摆脱“现实世界”的桎梏。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区别构成了《人论》上篇的基本内容。

下篇“人与文化”全面考察了人类世界本身，研究了人是怎样运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创造文化的。各章依次研究了人类文化的各种现象，力图以此来论证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人自身的创造和使用符号的活动的产物。

我们选择《人论》一书介绍给大家，也是希望读者诸君能在空闲之余想想我们人类自身，说不准你也能悟到些什么。

是为序！

编者

目 录

序言

上部 什么是人

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而不是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人的独特性，也才能理解人类面临的一条新的路——文化之路。人无法逃避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现实。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里。人的符号活动越多，物理实在的范畴似乎也就相应变得缩减。在某种程度上，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对话而不是直接应对事物本身。

第一章 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	3
第二章 理解人性的一条线索：符号	33
第三章 从动物的机械反应到人的能动反应	38



下部 人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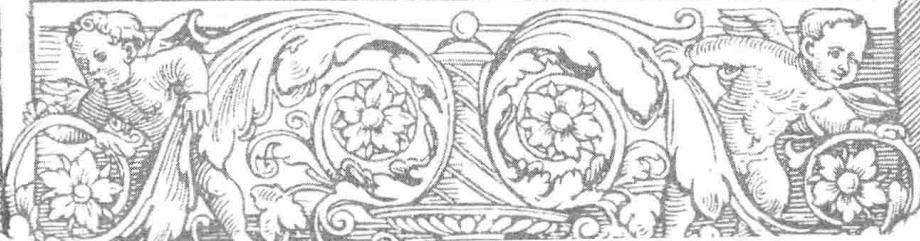
人类活动的体系，定义并且决定了人类的范围。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都是构成元素，是这个范围的不同部分。因此，“人的哲学”应该是一种能让我们深入理解各种人类活动的基本结构，同时又能使我们从整体上理解它们的哲学。语言，艺术，神化和宗教不是孤立的随机的创造，它们是被联系在一起的。但这种联系不是一种实体的联系，而是一种功能的联系。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的基本功能，以及它们的共同根源，这些才是我们应该在它们数不尽的外形下面应该追寻的东西。

第一章 人在人类文化中的定义	55
第二章 语言	66
第三章 艺术	110
第四章 历史	116
第五章 科学	224

【上部】

什么是人

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而不是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揭示出人的独特性，也才能理解人类面临的一条新的路——文化之路。人无法逃避自己的成就，而只能接受现实。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世界中，而且生活在一个符号世界里。人的符号活动越多，物理实在的范畴似乎也就相应变得缩减。在某种程度上，人是在不断地与自身对话而不是直接应对事物本身。



第一章 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

现代哲学建立在人类存在的不可否认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然而，心理学的发展并不能证实这条笛卡尔的原理。当今，认识的基本趋势往往导向与此相反的道路。极少数现代心理学家会承认或者推荐一个内省的方法。总体而言，他们告诉我们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

一、人类的最大任务 就是学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人们普遍承认，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在哲学各个流派的争论中，这个目标是统一并且不可动摇的：它就像哲学的阿基米德点，是所有思想的固定不变的中心。即便是最极端的怀疑论者也不能否认自我认识的必要性。怀疑论者拒绝相信关于事物性质的所有普遍原则，但这种怀疑只是为了拓展一条更新并更可靠的哲学探索方式。在哲学史上，怀疑论通常只相当于一种坚定的人道主义。通过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确定性，怀疑论者们希望把人类的一切思想重新引到对人类的自我认识这条轨道上。他们宣称认识自我



是自我实现的首要条件。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我们必须努力挣脱外部世界对我们的束缚。正如蒙田所说：“人类的最大任务就是学会成为自己的主人。”

但是，即便是这种自省的解决方案也无法逃脱怀疑论者的怀疑。现代哲学建立在人类存在的不可否认这一原则的基础之上。然而，心理学的发展并不能证实这条笛卡尔的原理。当今，认识的基本趋势往往导向与此相反的道路。极少数现代心理学家会承认或者推荐一个内省的方法。总体而言，他们告诉我们这种方法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深信，只有严格客观的行为主义的态度才是通往科学心理学的惟一途径，而连贯激进的行为主义则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可以让我们避免犯方法论上的错误，但是无法解决人类心理学上的所有问题。我们



可以批评或者怀疑纯粹内省的观点，但我们无法压制或者消灭它。没有内省，没有对感觉、情感、知觉、思想的直接意识，我们甚至都无法对人类心理学进行定义。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仅仅通过自省这条道路我们永远无法实现对人的总体认识。通过内省，我们只能了解人类生活中可以由个人经验了解的那很小的一部分，这种方法无法涵盖人文现象的整个领域。即便我们成功收集并组合所有的数据，我们仍然局限在一个贫乏、支离破碎的框架中——局限在残缺不全的人性躯干中而已。

亚里士多德宣称，人类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人性的一种基本倾向，这种倾向在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和反应中得到体现。人类感官生活的范围由它决定并充分体现这种倾向。

“人生来就充满了求知欲。我们乐于使用各种官能就是这样一种体现；除了其实用性的原因以外，人们热爱感官知觉本身。在各种官能中，视觉最受重视。我们为了行动而使用视觉，即便无需行动的时候，我们对视觉的热爱也超过对其他的官能的喜爱。这是因为，我们必须依赖自身的官能，尤其是视觉来认识事物，并通过它们来发现事物之间的差别。”

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在知识论上的差别。前者在哲学上对人类感性生活做出如此的颂扬，这在后者的著作中是无法想象的。柏拉图绝不可能把人的求知欲与我们对感官生活的爱好相提并论。在柏拉图看来，人的感性



生活与理性生活有着天壤之别。知识和真理属于先验的秩序，属于纯粹永恒的理念的国度。即便亚里士多德本人也确信科学的知识不可能仅仅依靠知觉实现。但是，当他否认柏拉图对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划分时，他是以一个生物学家的身份来发表自己的看法的。他试图从生活的角度来解释理念的世界以及知识的世界。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在这两个领域中可以发现同一种不间断的连续性。自然界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发展一样，都是从低级往高级发展的。感官知觉、记忆、经验、想象以及理性都由一个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它们只是同一种基本活动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表现而已。这种基本活动在人的身上达到完善，然而它也同样以某种方式体现在动物和有机生命的所有形式中。

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生物学的观点，我们就会发现人类认识的最初阶段只能局限在外部世界中。为了满足人的各种直接需求和实际利益，他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的物理环境。如果无法使自己适应于外部世界的环境，人就不可能生存下去。通向人的理性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最初步伐，可以看作一系列涉及对直接环境的某种大脑适应的行为。随着人类文化的发展，我们很快发现一种关于人类生活的相反趋势。从人类意识的最初萌芽开始，我们就能发现一种内省的生活伴随并补充着那种外向的观察。人类文化越往前发展，这种内省的特征就越加显著。人天生的好奇心开始慢慢改变方向。我们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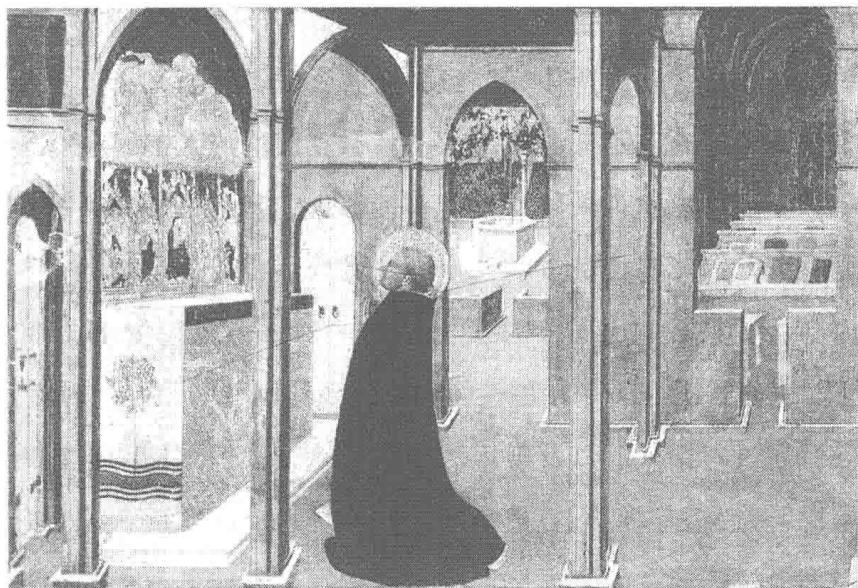
乎可以在人类文化生活的所有形式中发现这种成长。在解释宇宙起源的最早神话中，我们总能发现一个原始的人类学与一个原始的宇宙学并存。世界的起源问题与人的起源问题如此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连宗教也无法消除掉这种最早的神话诠释。相反，宗教赋予神话的宇宙观和人类学以新的形态和新的深度，从而保存了它们。在此之后，认识自我不再被看作为一种单纯的理论兴趣。它不再只是好奇心的对象或猜想，而被宣称为人的基本职责。那些伟大的宗教思想家们则是这项道德要求最早的提倡者。在宗教生活的一切高级形式中，“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都被看作为一个无上命令，一个终极的道德和宗教法则。在这个最高要求中，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对最初自然求知本能的突然逆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重新评估一切价值。在犹太教、佛教、儒教、和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它们各自朝这个方向发展的步伐。

同一原则也适用于哲学思想的总体发展。希腊哲学在早期阶段似乎只对物理世界进行探讨。宇宙学显著地统领哲学研究的其他分支。但是，希腊精神特有的深度和广度正是在于，几乎每一位思想家都同时代表着一种新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在米利都学派的物理哲学之后，毕达哥拉斯派发展了数学哲学，埃利亚派思想家孕育了逻辑哲学的原型。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则介于宇宙学与人类学之间。尽管他仍然以一个



自然哲学家的身份发表言论并且属于“古代自然哲学家”之列，然而他确信，不先研究人的问题而妄图揭开自然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想把握实在并理解其意义，我们就必须满足自省的要求。因此，赫拉克利特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自己的全部哲学，即“我已探寻过我自己”。尽管这种新的思想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是早期希腊哲学所固有的，但它直到苏格拉底时代才成熟起来。因而，我们发现人的问题是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苏格拉底从不攻击批判前人的思想理论，他也不打算发展一个新的哲学派别。他从一种新的角度来看待以往的一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新的理性中心。希腊自然哲学和希腊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突然被一个新问题的光芒所遮蔽，这个新问题从此以后似乎独揽了人们所有的理论兴趣。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我们找不到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者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找不到像以后的伦理学体系那样连贯而系统的伦理学说。只有这样一个问题：人是什么？苏格拉底始终坚持并捍卫一个客观、绝对、普遍的关于真理的理想。但是，他所知道的，以及他的全部研究所涉及的惟一世界是人的世界。在严格意义上而言，他的哲学是人类学哲学。柏拉图在一篇对话中，描述了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斐德若的一段谈话。两人一起散步，后来到了雅典城门外的一个地方。苏格拉底突然对这个地方的景色十分欣赏并赞不绝口。惊讶的斐德若打断了他，在他看

来苏格拉底表现得就像一个初来乍到的游客一样。他问苏格拉底：“你从未出过城门吗？”苏格拉底十分象征性地回答说：“确实如此，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知道其中缘由后会谅解我。因为我是一个爱好知识的人，城里人才是我的老师，不是草木，更不是乡村。”



然而，当我们研究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时，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他对这个新问题的直接解答。苏格拉底详细地分析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品质和品德。他试图确定这些品质的性质并给它们下定义：善、正义、节制、勇敢等等。但他从未试图给人下定义。这种表面上的缺陷该作何解释呢？苏格拉底是不是故意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方法以便只触及问题表面而无需深入问题内部及其核心？但是恰恰在这里，我们